

第一卷

第一章

——安哲鲁勋爷拘谨刻板，

心怀嫉妒处处设防，

很少承认

他的热血会债张，

或者他的胃口

喜欢面包胜过石头。

——《一报还一报》

嘉布遣会教堂的钟敲响不到五分钟，听神父布道的人已经集聚一堂。可别以为他们聚集在教堂是出于对宗教的虔诚，或是渴望探听消息。在来听神父布道的人们当中，没有几个是这种人。在马德里这样一个迷信横行的城市，要想寻找真正的虔诚是枉费心机。现在人们聚集在嘉布遣会教堂的原因虽各不相同，但都与表面上的目的无关。女人来这里是为了让人看，男人来这里是为了看女人：他们有的是受好奇心的驱使来听一个名闻遐迩的神父布道，有的是因为在剧院开场前没有更好的方法打发时光，有的是因为担心来晚了找不到空座……一半的马德里人聚集在教堂只是想见到另外一半的马

德里人。真正迫切想听神父布道的人只有几个年老的狂热信徒，还有五六个神父演说家，他们是嘉布遣会教堂神父的对手，决意在对方讲道时找茬挑刺，冷嘲热讽。至于其他听众，哪怕神父的布道整个儿省了，他们也肯定不会失望，很可能连神父省了布道这件事，他们也意识不到。

不论在什么时候，至少可以肯定，嘉布遣会教堂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听众。角角落落挤满了人，座无虚席。点缀长廊的雕像被拥挤得做了听众的仆人。小天使的翅膀上趴着几个小男孩，圣方济各和圣马克的双肩各扛着一名观众，圣阿加莎则不得不扛上两个。结果，我们新到的两个人，急急忙忙进入教堂后，环顾四周，却发现找不到空位子。

可是，那个年老的妇女继续向前挤去。周边的人对她的行为表示不悦，抗议声此起彼伏，他们对她说道：“相信我，夫人，这里没有位子。”“求您了，夫人，您挤得我实在受不了了！”“夫人，这边您过不去。我的天哪！怎么可以这样挤人！”老妇毫不退让，继续朝前推挤。凭着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强壮有力的臂膀，她硬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挤出一条道来，挤到了教堂的中殿，站在离讲坛不远的地方。老妇的同伴胆怯而沉默地跟在后面，因为有女向导在前面奋力开路，她倒省了不少力气。

“天哪！”老妇一边用失望的口吻喊道，一边用询问的目光扫视四周，“天哪！太热了！人这么多！我真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我想我必须回去。根本连个座位都找不到，看来也没有什么好心人会把座位让给我们。”

这个明明白白的暗示引起了两名骑士的注意，他俩坐在走道右边的凳子上，背靠着从讲坛数过来的第七根柱子。两人年纪轻轻，衣着华丽。听见有个女人的声音恳求他们让出位子，他们马上停止交

谈,看了看说话的人。这时,老妇为了看得清楚一些,撩开了面纱。她一头红发,眯缝着眼睛。两名骑士又转回身来,继续交谈。

“好了,”老妇的同伴回答道,“好了,莱欧娜娅,我们马上回家吧。这里热得让人无法忍受,而且我也害怕看见这么多人。”

她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声音无比甜美。两名骑士再次停下话题,可是这一次两人并不满足于只是抬头看看。两人不由自主地从凳子上惊起,转身面向讲话的人。

这声音来自一个女子,她举止优雅,仪态万方,使得两名骑士无比好奇,很想看看她的芳容。可是他们未能如愿,因为她的脸被一层厚厚的面纱遮盖。由于在人群中挣扎前行,她的面纱弄乱了,露出脖颈,其匀称与漂亮,堪比美第奇的维纳斯。她皮肤白皙,令人目眩,金色的卷发垂到腰际,白皙的脖颈被长发遮住了一部分,更增添了几分妩媚。她个头中等偏矮,体态轻盈,如同希腊神话中的林木女神。胸部遮盖得严严实实,身穿一袭白色的礼服,腰系蓝色腰带,裙底下只露出一双比例十分匀称的小脚。手臂上挂着一串大颗粒的念珠,脸上罩着一层厚厚的黑纱。姑娘如此美丽动人,年纪最轻的骑士把座位让给了她。与此同时,另一个骑士也觉得有必要对她的同伴给予同样的关注。

老妇千恩万谢,稍加推辞便接受了骑士的好意,坐了下来。年轻的女郎也学老妇的样子坐下,但只是纯朴而优雅地向年轻骑士行了一个屈膝礼,没有说客套话。唐·洛伦索(这是骑士的名字,年轻姑娘坐了他的位子)站在她身旁,他先同朋友耳语了几句,朋友马上明白了他的用意,便尽力引开老妇对由她看管的可爱小姑娘的注意。

“你肯定是第一次来马德里,”洛伦索对身边的金发女郎说道,“在马德里,像你这样的美人不可能一直没有人注意。如果今天不是你第一次公开露面,那么女人的嫉妒,男人的爱慕,已经使你足够引

人注目了。”

他顿了顿，希望对方回答。由于他的话并不是非回答不可，女郎没有开口。过了片刻，他继续说道：

“把你当成马德里的陌生人，我看错了吗？”

女郎犹豫了一下，终于用轻得不能再轻的声音，敷衍着应了一句：“不，先生。”

“打算住一段时间吗？”

“是，先生。”

“我会觉得非常幸运，如果我能够出一分力气，让你在这里愉快生活的话。在马德里，许多人知道我，而且我家在宫里也有一定影响。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吩咐，我会深感荣幸，心怀感激。”“当然了，”他暗暗想道，“她不可能总用一个字来回答我的话，这下她必须对我说点什么了吧。”

洛伦索失望了，因为女郎回答他的只是一个鞠躬。

这时他才发现身边的女郎不爱说话，然而她的寡言少语是出于傲慢、谨慎、胆怯，还是因为愚笨，他仍然不能确定。

过了几分钟，他说道：“肯定因为你是新来的，不熟悉我们这里的风俗，所以你才继续戴着面纱的吧。允许我帮你取下面纱吧。”

说着，他伸过手去，可是女郎抬起手，不让他取下面纱。

“先生，在公共场合我从来不摘下面纱。”

“这有什么关系呢，我请问你？”她的同伴略带严厉地插了一句，“难道你没有看见其他女士都把面纱放在一边，无疑是为了向我们所在的这个神圣的地方表示敬意吗？我已经摘下面纱，当然了，如果我把脸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你就没有理由惊慌！圣母玛利亚啊！这里因为小女子的一张脸弄得大惊小怪！来，来，孩子！拿掉面纱，我保证没人会抢走你的面纱并溜之大吉的——”

“亲爱的姨妈，这可不合穆尔西亚省的风俗。”

“穆尔西亚，没错！天哪！那是什么意思？你总是让我想起那个讨厌的地方。如果这是马德里的风俗，那我们就应该遵守。所以，我要你马上摘下面纱，现在听我的，安托尼娅，你知道我不容许别人顶撞。”

她的外甥女默不作声，不再阻止唐·洛伦索。有了女郎姨妈的首肯，洛伦索赶紧取下她的面纱。多美的一个天使啊！洛伦索倾慕不已。然而，与其说她美丽，不如说她迷人。如果单独看她的五官，每一部分远远谈不上漂亮，但是从整体看，整个脸蛋很漂亮。她皮肤白皙，略带雀斑。眼睛不是很大，睫毛也不是特别长，但是双唇最为红润鲜艳。她波浪般的金发，扎着素雅的缎带，浓密的长卷发直垂到腰下。她的喉咙圆鼓鼓的，美到了极点。她的双手双臂完美匀称得无以复加。她那双温柔的蓝眼睛，像蓝天般温柔，闪动的明眸，发出钻石般的光芒。她看上去年方二八，淘气的微笑挂在嘴边，表明她充满活力，只不过此刻因为羞怯没有流露出来。她羞怯地环顾四周，偶尔与洛伦索的目光相遇时，她便赶忙垂下目光，看向念珠，双颊变得通红，并开始拨弄念珠喃喃祈祷，然而她的举止清楚地表明她并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洛伦索凝视着她，既吃惊又爱慕，但是姨妈觉得有必要为安托尼娅的羞怯道歉。

“她还小，”她说道，“对这个世界无知透顶。她在穆尔西亚一个古老的城堡里长大，除了她妈妈，没有别的朋友。她妈妈除了能把汤水送到她嘴里，哎呀，我的天哪，其他什么都不知道。可她妈妈是我的亲姐妹，既同父又同母。”

“其他什么都不知道吗？”唐·奇里斯托瓦尔假装吃惊，说道，“真是好奇怪啊！”

“是啊，先生。难道不奇怪吗？可这却是事实，只要看看有些人的命运就知道了！一个年轻的贵族，品德超群脱俗，认为埃尔维拉称得上美丽——至于说‘称得上’，的确，她向来有许许多多‘称得上’的地方，至于‘美丽’么……哪怕我用她一半的努力，像她那样——扯得太远了。正如我刚才说的，先生，一个年轻的贵族爱上了她，然后瞒着自己的父亲与她成了亲。他们的结合保密了将近三年，但是最终还是传到了他父亲老侯爵的耳中。你可以想象，老侯爵听到这个消息可不怎么高兴。他火速赶到科尔多瓦，决定抓住埃尔维拉，然后把她送到一个别人找不到她的地方。神圣的圣保罗啊！老侯爵却发现她已经逃走，并同丈夫会合，一起上船去了西印度群岛。老侯爵大发雷霆，就像魔鬼附身似的诅咒我们全家，他把我父亲投进监狱，我父亲是科尔多瓦一个老实勤恳的鞋匠。老侯爵离开时，竟狠心地从我们手里抢走我姐姐的小男孩，他当时刚满两岁。因为我姐姐在仓促中逃走，只好丢下儿子。我想，这可怜的小东西肯定遭到了老侯爵的摧残虐待，因为几个月之后，我们收到了小孩子死亡的消息。”

“哎，这真是个可怕的老家伙，夫人！”

“是啊！真是骇人听闻！一个完全没有情趣的男人！哎，你会相信吗，先生？我安慰他，他竟骂我是女巫，为了惩罚他的伯爵儿子，他巴不得我姐姐变得像我一样丑！脾气真的坏透了！正因为这一点，我倒是喜欢他。”

“真是滑稽，”唐·奇里斯托瓦尔喊道：“如果伯爵儿子允许将这姐妹对调的话，他肯定会觉得自己很幸运。”

“噢！天啊！先生，你真是有礼貌。可是，我打心里感到高兴的是，伯爵并不这样想。当然，这是埃尔维拉做的一件很漂亮的事！在西印度群岛奔波折腾了十三年后，她丈夫死了，她回到了西班牙，但连间遮风避雨的房子都没有，也没有钱弄一幢房子！安托尼娅那时

还是婴儿，她唯一活着的孩子。姐姐发现她公公非但同她丈夫势不两立，而且已经续弦。她公公的新妻子生了个儿子，据说那是个非常优秀的青年。老侯爵拒绝见我姐姐，也不愿见自己的孙女。但是他给我姐传来话，说只要不再让他听见她的消息，他愿意给她一小笔补助，而且她可以住在侯爵在穆尔西亚的古城堡里。这古堡是她丈夫最喜欢住的地方，但是自从他因为私奔逃离西班牙后，老侯爵无法忍受这个地方，也就不加以维修，任其倒塌——我姐姐接受了这个提议，回到穆尔西亚，住在那儿直到上个月。”

“那现在她是因为什么来到马德里的？”唐·洛伦索问道。他羡慕安托尼娅，对老妇滔滔不绝的叙述自然兴趣很浓。

“唉！先生，那是因为她公公最近死了，负责管理老侯爵在穆尔西亚的财产的管家拒绝再收容她。怀着恳求老侯爵的小儿子重续协议的目的，她现在来到了马德里。但是依我看，她可能还是省了这份心的好！你们这样的年轻贵族总有很多地方要花钱，一般不会乐意把钱扔在老女人身上的。我劝我姐姐派安托尼娅替她求情，可她不愿听我的。她太固执！唉！她不听我的话，境况会更糟糕：这姑娘长得漂亮，本来也许可以把事情办成的。”

“呀！夫人，”唐·奇里斯托瓦尔打断她的话，装出一副多情的样子，“如果脸蛋漂亮就能办成事，那么你姐姐为什么不求助于你呢？”

“啊！天哪！我的主啊，我发誓你的骑士风度深深打动了我！我断言，我十分了解此类‘冒险’的风险，因此不会把自己托付给年轻贵族！不，不，迄今为止，我的名声一直很好，没有污点，无可指责，而且我一向知道怎样与男人保持适当的距离。”

“关于这一点，夫人，我没有丝毫的怀疑。可是请允许我问问你：那么你讨厌婚姻吗？”

“你问得好。我必须承认，如果有可爱的骑士主动来……”

说到这里，她本想给唐·奇里斯托瓦尔投以温情而意味深长的一瞥，但不巧的是，她的目光直接落到了他的同伴身上，洛伦索以为是在向他抛媚眼，便深深鞠了一躬。

“我可以问问，”他说道，“老侯爵的小儿子叫什么吗？”

“德·拉斯·西斯特纳斯侯爵。”

“我们之间非常熟悉。他现在不在马德里，但是我每天都盼着他来。他是个出类拔萃的男人；如果安托尼娅允许我做她的辩护人同他辩论，我相信我能够设法让这件事的案情报告对安托尼娅有利。”

安托尼娅抬起蔚蓝的眼睛，露出难以形容的可爱笑容，默默地对他的相助表示谢意。莱欧娜娅心满意足，笑声连连。的确，由于她外甥女同她在一起时多半沉默不语，她便觉得自己应该义不容辞地代表两个人把话说个够。这对她来说不费吹灰之力，因为她很少发现自己有找不到词儿的时候。

“哎！先生！”她大声说道，“我们全家感谢你的大恩大德！我接受你的帮助，真是感激不尽，谢谢你慨然相助。安托尼娅，为什么不说话，孩子？虽然这位骑士对你说了这么多好话，可你却像一尊雕像似的坐着，连一声感谢都没有，不论是坏是好，还是无所谓！”

“亲爱的姨妈，我非常清楚……”

“呸，外甥女！我告诉过你多少次，绝对不要打断别人讲话！你什么时候见我做过这种事？这难道是在穆尔西亚学的礼仪吗？哎呀，我的天哪！我永远也无法让这姑娘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但是先生，”她转过身，继续对唐·奇里斯托瓦尔说，“请您告诉我，今天教堂里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你可能不知道，安布罗西欧——这座修道院的院长每个星期四都在这个教堂布道吧？整个马德里回荡着对他的赞美之词。到现在为止，他才讲了三次。但是凡是听过他布道的人都非常喜欢他的口

才，他布道时教堂里拥挤得连个位子都找不到，就像新戏首演一样。他的名气肯定已经传到了你的耳朵里——”

“哎呀！先生，直到昨天我才有幸来到马德里。在科尔多瓦我几乎不知道世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着什么事，在科尔多瓦从来没有人提起过安布罗西欧的名字。”

“在马德里，你会发现每个人的嘴上都挂着他的名字。城里的居民都对他神魂颠倒；因为我没有听过他的布道，我对他激起的狂热着实吃惊。男女老少对他的崇拜可谓空前。高官显贵的馈赠不计其数，贵夫人们除了他不要别的神父来听她们忏悔，他被称为‘圣者’，全城有名。”

“先生，他肯定出身高贵——”

“这点现在还不清楚。已故的嘉布遣会修道院院长在门口发现他的时候，他还是个婴儿。他们本来想弄清楚是谁把婴儿丢在修道院门口，但是所有的努力全白费了，孩子当然也说不出父母是谁。他在修道院受教育，从那以后从来没有离开过修道院。他很早就特别喜欢读书和幽静的生活，一旦到了适当的年龄，他就立誓当修士。好像从来没有人来认领他，也没人揭开他身世的秘密；而修士们出于对他的尊敬，也是为了对修道院有利，便毫不犹豫地宣布，说他是圣母玛利亚送给他们的礼物。确实，他生活作风异常严谨，这在某种程度上佐证了上面的传闻。他现在已经三十岁，在修道院的这些年，他时刻都在勤勉学习，远离世俗，禁欲苦修。三个星期前，他当选为所属教会的修道院院长，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跨出过修道院。即使是现在，除了星期四给聚集在教堂听道的所有马德里人布道以外，他也从不开修道院一步。据说，他学识最渊博，最具雄辩之才。他这一生中，从来没有违反过任何规定。他的品德没有任何污点，据报道，他严守贞操，竟连男女有什么不同都不知道。因此，常人都尊他为‘圣

者’。”

“那样就可以成为圣者了吗？”安托尼娅问道，“我的天啊！那么我也是圣者了？”

“老天！”莱欧娜娅惊叫道，“你怎么可以这样问？呸！孩子，真不要脸！这可不是适合小女子谈的话题。你似乎不应该记得，世界上有男人这种东西。你应该把每个人想象成像你一样的人，没有性别。我希望人们这么看你，也就是你知道男人没有胸，没有臀，没有……”

幸运的是，姨妈的训斥很快消除了安托尼娅的无知，此时教堂里每个人开始嘀咕起来，神父来了。为了看个清楚，唐娜·莱欧娜娅站了起来，安托尼娅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只见神父举止高贵，外表庄严，身材高大，仪表堂堂。他的鼻子如鹰钩，双眼又大又黑，目光炯炯有神，两道黑黑的眉毛几乎连在了一起。他肤色很深，没有瑕疵。由于多年的学习和通宵祈祷，他的脸颊已经失去了红润。他光滑的额头没有皱纹，显得十分镇静。那写在脸上的满足，好像在说此人既不知什么是忧愁，也不知什么是罪恶。他谦卑有礼，弯腰向听众鞠躬；他神态严厉，举止严肃，人人敬畏；很少有人能够忍受他那炯炯灼灼、看透人心的目光。这就是安布罗西欧，嘉布遣会的院长，人称“圣者”。

安托尼娅热切地凝视着他，心里扑通直跳，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快意，这种快意她怎么也无法解释。她急切地等待他布道，当修士终于开口说话时，他的讲话声似乎渗透到她的灵魂深处。尽管其他听众的感觉没有小安托尼娅那么强烈，却也听得兴致勃勃，情绪激动。不了解宗教功德的人也为安布罗西欧的雄辩所折服。所有会众发现，他说话时有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拥挤的通道上鸦雀无声。就是洛伦索也无法抵抗神父的魅力，他倾听神父布道，全神贯注，竟忘了安托尼娅就坐在身边。

修士的语言既刚健有力又喁口尚平，他细细讲述宗教的美好，阐述圣典中一些深奥难懂的部分，风格独特，令人信服。他猛烈抨击人类的罪恶，讲述在来世为人类准备的惩罚。他嗓音清晰深沉，给人以暴风雨般的恐怖。每个听众回顾以往的过错，不禁不寒而栗，仿佛天上有雷霆滚滚而过，他们在劫难逃，霹雳要把他们击成齑粉，万劫不复的深渊仿佛在脚下打开。可是当安布罗西欧话锋一转，论及善良的美德，论及上帝献给无瑕灵魂的美好前景，以及在永久辉煌的天国的美好前景时，所有的听众便觉得他们一度溃散的精神不知不觉地得以恢复。他们重拾信心，相信最高审判者会宽恕自己，便又兴高采烈地倾听神父安慰他们的言语。当修士圆润的声音慢慢变得抑扬顿挫，他们被带入了想象中修士给他们描绘的幸福之乡，那里色彩绚丽，熠熠生辉。

神父的布道时间虽然很长，可是当布道结束时，会众伤心不已，因为他们觉得布道的时间太短。虽然修士已经停止讲话，教堂里仍然一片寂静，听众仍沉浸其中。最后，修士演说的魔力慢慢消失，听众用普遍听得见的言辞表示赞扬和钦佩。安布罗西欧走下讲坛，会众把他围得严严实实，不停地祝福他，跪在他的脚下，轻吻他的长袍褶边。他虔诚地用双手在胸口搭成十字，慢慢地朝着向小教堂打开的门走去，他手下的修士们在那里迎候他。他登上台阶，回头看看自己的信徒，说了几句感谢和规劝的话。他说话的当儿，他那串用大颗琥珀做的念珠从手中掉下，散落到了周围的人群里。众人急切地抢起念珠，转眼工夫分得一粒不剩。任何一个拥有一颗念珠的人都把它当作圣物保存。哪怕是祝福过三遍的圣方济各本人的念珠，也不能让人们争夺得更加开心。这位修道院院长对热切的会众微微一笑，为他们祝福，然后离开教堂。

安托尼亚充满渴望地目送他远去。当他身后的门关上时，她仿

佛失去了某个与她的幸福息息相关的人。一颗泪珠悄悄地、无声无息地从她脸上滚落。

“他与世隔绝！”她自语道，“也许，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她擦掉眼泪时，洛伦索看到了她的动作。

“你对我们的演说人很满意吧？”他问道，“你是否觉得马德里人高估了他的天才？”

安托尼娅心中对修士无比崇拜，因此她急于利用这个机会谈论他几句。此外，她现在不再把洛伦索当作完全陌生的人，也不再像原先那样因为自己过于羞怯而尴尬。

“哦！他大大出乎我所料，”她回答道，“我现在才知道口才的威力。可是当他讲话的时候，他的声音激起了我强烈的兴趣和崇高的敬意，我差点要把我对他的喜欢说出来，连我自己也对这种激烈的感情感到吃惊。”

听到她措辞如此强烈，洛伦索微微笑了笑。

“你还很年轻，涉世不深，”他说，“你的心充满温情，非常敏感，对世界还不了解。由于你天真无邪，你不会怀疑别人的骗局。你以自己的真挚和诚实为媒介观察世界，认为你周围的每个人都值得信赖和尊敬。可惜呀，这些华丽幻象一定很快会烟消云散！遗憾呀，你一定会很快发现人类的卑鄙下流，你必须像提防仇敌一样提防同类！”

“哎呀！先生，”安托尼娅答道，“我父母的厄运已经让我看到了世上太多背信弃义、令人伤心的例子！但是眼前的例子，神父富于同情的温暖肯定不会欺骗我。”

“在眼前的例子里，我承认没有欺骗你。安布罗西欧的品德完美无瑕，一个在修道院的大墙内过了一生的男人，即使他有这种念头，也没有机会犯罪作恶。可是现在，由于其职责的需要，他必须间或走到大墙外的世界，投身于诱惑之途，现在正是他必须展现道德之光的

时候。这种考验是非常危险的，他正处在旺盛、奔放的生命周期，他已成就的名声会使他成为一个被诱惑的典型受害者，新奇将会给快乐的诱惑添加额外的魅力，甚至连大自然赋予他的才能也会通过让他更容易达到目的而加速他的毁灭。没有几个人能够从这么激烈的角逐中奏凯而归。”

“啊！安布罗西欧肯定是那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

“对这一点我并不怀疑。根据各种流传的说法，他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例外，嫉妒他的人想在他的品德上找到污点都没有可能。”

“先生，你的话让我感到宽慰，我真高兴！它促使我沉溺于我对他的偏爱中。你不知道，如果我压抑这种看法会多么痛苦！啊！最亲爱的姨妈，你求求我妈妈，选这位神父做我们的忏悔神父。”

“我求她？”莱欧娜娅回答道，“我告诉你，我绝不会做这种事。我一点都不喜欢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安布罗西欧。他的神情太严肃，使我浑身发抖；如果让他听我忏悔，我永远也不会有勇气承认自己的过失，我的处境就尴尬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表情这样严肃的人，我希望永远不要再见到第二个这样的人。他对魔鬼的描述，天哪，几乎把我吓得魂飞魄散，当他说到罪人的时候，他的样子好像要把他们吃掉似的。”

“你说得对，夫人，”唐·奇里斯托瓦尔应答道，“据说过于严厉是安布罗西欧唯一的缺点。虽然他自己没有常人的弱点，但他对人家的弱点不够宽容；尽管他的决定完全公正无私，他对修士们的管理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他处事呆板，缺乏灵活性。瞧，听众快走光了。请允许我送你们回家好吗？”

“噢！先生！我的天！”莱欧娜娅惊叫道，假装绯红了脸，“这可万万使不得！如果这样一位殷勤的骑士送我回家，我那位严肃认真的姐姐非好好训我一顿不可，而且这事以后还会没完没了。此外，我倒

是希望你不要现在就向我求婚。”

“我求婚？我向你保证，夫人……”

“哦！先生！我相信你急切的保证都是真的，可是我确实想缓一缓。第一次见面就答应求婚，我觉得挺难办。”

“答应求婚？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哦！亲爱的先生，如果你爱我的话，就不要再催逼我了！我会把你的顺从当作你对我爱意的证明。你明天就会收到我的信，现在再见了。可是，两位骑士，还没有请教尊姓大名呢！”

“我这位朋友，”洛伦索回答说，“是德·奥索里奥伯爵，我是洛伦索·德·梅迪纳。”

“这就够了。嗯，洛伦索，我会告诉我姐姐你的热心帮助，并尽快让你知道事情的结果。我可以派人去哪里找你？”

“人们总能在梅迪纳府找到我。”

“你等我的回音好了。再见，两位骑士。伯爵先生，允许我请求你克制你太过火热的激情。但是，为了向你证明我并不厌烦你，不要绝望，请接受我这份情感的表示，有时候想想没有在你身边的莱欧娜娅。”

她边说边伸过来一只既枯瘦又满是皱纹的手，她想象中的情人亲吻了这只手，流露出一脸的为难与遗憾，大家都看在眼里。洛伦索努力克制，差点没大笑出来。莱欧娜娅匆匆离开教堂，可爱的安托尼亚娅静悄悄地紧随其后。可是她走到门廊的时候，不由自主地转过头来，回望洛伦索，洛伦索一边向她道别，一边鞠躬。她回礼后，匆匆离去。

“哦，洛伦索！”只剩下他们两人时，唐·奇里斯托瓦尔说，“你可给我招了一件惬意的‘勾当’！为了促成你与安托尼亚娅的好事，我热心地对那个姨妈恭维几句空话，可是到头来我却到了谈婚论嫁的边

缘！我为你遭了这么大的罪，你说该怎么报答我？我吻了那该死的老女巫像皮革一样的爪子，你用什么来回报？老天爷！她留在我唇上的‘香味’，会让我整个月闻起来都有大蒜味！我走在马德里的普拉多大街，会被当成在行走的煎鸡蛋，或者是花谢结籽的洋葱！”

“我承认，可怜的伯爵，”洛伦索回答道，“你对我的帮助伴随着危险，可是我并不认为这件事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因为我可能还要求你继续打情卖俏呢。”

“从你主动提出帮她们的忙来看，我推断小安托尼娅已经在你心里留下了一些好印象。”

“我无法告诉你，我对她有多着迷。我父亲去世后，我伯父德·梅迪纳公爵向我表示，他希望看到我早日完婚。我一直在躲避伯父的一再暗示，装作没有听懂他的话。但是我今晚看到的……”

“哦？你今晚看到的是什么？哎呀，当然了，唐·洛伦索，你不可能发疯到要娶这个‘科尔多瓦一个既老实又勤恳的鞋匠’的外孙女为妻吧？”

“别忘了，她还是已故的德·拉斯·西斯特纳斯侯爵的孙女。但是且不论她的出身和门第，我敢保证，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安托尼娅这样有趣的女子。”

“很有可能，可是你不可能想娶她吧？”

“为什么不，我亲爱的伯爵？我的财富足够我们两人开销，你知道我伯父对这一问题想得很开。以我对雷蒙德·德·拉斯·西斯特纳斯侯爵的了解，我肯定他会乐意承认安托尼娅是自己的侄女。因此，她的出身不会成为我求婚的障碍。我是想娶她，而不是为了别的，否则我就是小人。确实，她好像具备一个贤妻良母不可或缺的品质：年轻，可爱，贤淑，聪明……”

“聪明？哎，她可只会说‘是’，还有‘不’。”